

Qiu Huadong
Collection

邱华栋文集

散文集

去往归来

邱华栋 著

Qiu Huadong
Collection

邱华栋文集

散文集

去往归来

邱华栋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去往归来 / 邱华栋著.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8.6

(邱华栋文集)

ISBN 978-7-5594-0525-8

I. ①去… II. ①邱… III. ①散文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26251 号

书 名 去往归来

著 者 邱华栋

责任编辑 黄孝阳 王 青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三河市人民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690 × 960 毫米 1/16

印 张 15.25

字 数 185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6 月第 1 版 201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94-0525-8

定 价 36.00 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 001 // 一、日本意象
- 069 // 二、日本七日记
- 097 // 三、探访俄罗斯
- 149 // 四、台湾十日记
- 197 // 五、澳门国际文学节七日记
- 227 // 六、香港书展五日记

一、日本意象

——东瀛之旅

东洋——扶桑

飞机上的电视屏幕上，随时在显示着飞机行进的方向和具体所在的位置，一条红线在快速地向日本延伸。我们的飞机是从首都机场起飞，直接向东飞行的。全日空航空公司的飞机宽敞舒适，空姐的微笑十分含蓄迷人。似乎没有过多久，我看见，我们已经飞临了渤海上空，在大海上空向东飞。透过飞机的舷窗，可以隐约看见苍茫的大海，在下面无边地铺展。

我知道，存在着两个东洋——对于中国人来讲，东洋人就是日本人的代称，因为日本就在我们东边的海洋上。可是对于日本人来讲，东洋，好像指的却是朝鲜半岛和中国地区，甚至还包括日本、东南亚诸国、印度、西亚等，这些广大的地方都是东洋地区，这个概念是怎么来的？

扶桑是一种木槿属的灌木植物，可是，从很早的中国古文献中，像《山海经》《南史》中，就已经用扶桑来称呼日本了。扶桑的方向，就是今天日本所在的方位。

扶桑这种植物四季花开不断，五色婀娜，非常美丽，是不是我国古人

因此用来象征和形容大海上，日本的美丽与神秘的？

从日本列岛的地图上看，确实，大海包围着它，除了面对来自大海的威胁，来自海上的影响，日本没有别的选择。日本从地理的位置上讲，就必须要向任何来自大海上的力量开放。

对于这个我从来没有来过的东方邻邦，日本的形象一直很神秘、很含蓄、很安静，当然，也很暴烈。菊花与刀——一个美国学者对日本文化模式的符号化解读。我不知道，我会看见一个什么样的日本？

成田机场

飞机才飞行了两个多小时，就在东京成田机场降落了。飞机下降的时刻，我看见了东京附近的海湾在发亮，机场十分清晰地出现在了视野里。

这个时候，我想起过去看过的日本电影导演小川绅介于1967年开始拍摄的纪录影片《三里冢》，这部纪录片讲述的，就是东京郊区三里冢的村民，为了反对在这里修建机场，和政府对抗的艰苦历程。

小川绅介拍摄这部影片，前后花了十一年，基本上就落户在这个地区，和那些居民共命运。最后，他剪辑出来的成片《三里冢》，一共有十六个小时，共拍摄剪辑了七部成片。通过对三里冢的居民，多年和政府进行抗争的纪录与展示，使这部影片成了日本民众争取自己权益的一部史诗。

当然，最后机场还是修建成了。在这部影片中，我印象最深的电影有一幅画面，相当震撼人心：当黑压压的军警向成田村走过来的时候，他们愕然发现，在他们前面，每一棵树上都绑着一个女人，而每一棵树前都有一个孩子。军警不得不干的，就是砍掉所有的树，而绑在树上的女人和树

前的孩子，就是他们的障碍。

在拍摄这部影片的时候，他的摄影组的同仁多次被警察打伤。这个影片系列中的《三里冢：第二道防线的人们》成了世界纪录电影史上的经典之作，德国电影史专家乌尔利希说，“它的现实性，达到了迄今为止一般纪录片所无法达到的高度，具有古典武士戏剧的水平。”

这部影片后来还在 1971 年的莱比锡国际电影节上获得了史登堡奖。而我，就是在这样的联想中，伴随着巨大的喷气式飞机的轰鸣，平稳地降落在了成田机场。

成田机场似乎有些老旧了，但是机场工作人员的办事效率似乎很高，听不到太多的喧哗，没有嘈杂的声音，只有机场各种橱窗中的广告牌，那些颜色明亮的影像在闪烁。

等到办理完出关的手续，我们看见了日本外务省的翻译平田敦子小姐，已经迎面走了过来。

东京电视塔

一辆奔驰商务车载着我们几个人，向东京市区而去。在并不宽敞的高速公路上，车速很快。路边上不断地闪现一些日本大企业的广告标志，松下、丰田、佳能、富士……这些广告符号不断地在我疲倦的大脑里刺激着我。外面的景物，似乎刚刚下过了雨，空气潮湿，天空多少有些阴郁，看不见太阳，绿色的植物非常有生机。我们的车经过了东京迪士尼乐园，经过了临海副都心的高架桥和跨海大桥，进入了市区。日本似乎是一个很含蓄和安静的国家，从街景看上去并不喧闹，似乎没有什么声音。

在市区里，有时候有些堵车，但是看不到多少警察，他们的智能化交通管理系统看来相当成熟，一般一辆车可以连续走好几个绿灯，这在堵车已经成为一大痼疾的北京可以说是很不容易做到的。

一个小时以后，我们抵达了要下榻的东京王子大酒店。

王子大酒店是一家很安静的酒店，并不高，四周被绿树掩映，非常典雅。这个季节正是樱花开放的季节，树上的点点樱花在酒店四周，

都有分布。

我通过房间的后窗户，看见了东京电视塔，它就屹立在酒店的后面，竟然这么近，离我只有几十米远。过去我曾经收到过我的文学作品的翻译、一个日本大学教授邮寄给我的明信片，上面就是这个东京电视塔。

这座塔高 333 米，是东京最高的建筑。它于 1958 年建成，是完全模仿法国巴黎的埃菲尔铁塔修建的，但是，这个时候，日本人的钢铁冶金技术已经很发达了，所用的钢材就要比巴黎的埃菲尔铁塔轻很多。现在，东京的很多电视台，都要靠这个电视塔来发射信号。这座电视塔在 150 米的地方有一个很大的展望台，在 250 米的地方，还有一个小展望台，这两个瞭望台，可以在天晴时，看见东京不同层次的风景和市貌。

在塔下面有一个蜡像馆和一个水族馆。每年不同的季节，打在塔身上的灯光颜色是不一样的。春季和夏季，打在塔上的灯光是白色的，这样可以使塔身特别明亮，冬季则打上黄色的光束，这样就有了冬日的暖意。

塔身旁边还有一个宽敞的停车场，在停车场的边上，种植了很多大树，其中的樱花树已经开放了，远远看去，点点樱花在夜灯的照耀下，比白天还要亮丽一些。

荞麦面

我们收拾停当以后，就坐车去市区吃饭。我们很快就抵达了一家看上去很不起眼的面馆，房间里面的装饰都是日式木料，特别整洁清新，没有中国餐馆惯常的那种俗艳装饰和人声鼎沸的喧闹。

各种漆器和木制的餐具非常考究细致，精雕细刻。形状十分复杂漂亮，多边形、三角形、四方形、树叶形和贝壳形，颜色不同，形状不一，特别刺激人的食欲。

面是荞麦面，颜色半绿半棕，用筷子吃，鱼是生鱼片，可能是金枪鱼的鱼肉，用芥末相伴，入口香鲜。酒是啤酒，像泉水样的清爽型。

茶，不是中国式的茶叶，而是已经碾成了特别细碎的粉末的绿茶，味道略微有些苦甜，我一共添了五次。

清淡的味道，味蕾上面的舞蹈——我知道，这就是日本人的美味。

外面又开始了小雨的淅沥，在这样的雨水滋润中，我感觉东京各处的樱花，正在悄悄地开放着，带着水珠在伸展着娇嫩的花瓣。

德川家庙：增上寺

早晨阳光很好，我和祝勇很早起来，去酒店的附近溜达。没有想到走了几十米，穿过了几棵怒放的八重樱，我们看见了一座寺庙。这就是增上寺。增上寺是净土宗在关东地区主要的寺院。

16 世纪的日本长期割据，控制日本中部地区的尾张国的大名织田信长控制了六十六个小国中的三十个小国，可以说基本控制了日本政权，开始了日本的统一历程。

织田信长死后，他部下大将丰臣秀吉继续统一日本的事业，完成了日本的初步统一。这个丰臣秀吉，有着军事强人的雄才大略，后来发动了侵略朝鲜的战争，据说他还想进一步侵占中国，甚至是印度。不过，在明朝军队的援助下，朝鲜屡次打败了日军。1598 年丰臣秀吉死于疾病，大权落在了织田信长的另外一个大将德川家康的手里。在江户地区，德川家康是日本幕府时期有名的大名。

1603 年，拥有关东重镇江户——过去东京旧称呼——的控制权的德川

家康，取得了“征夷大将军”的称号，在江户建立了幕府，从此，德川家族的德川幕府，实际统治日本两百多年，一直到明治维新时期才结束。因为德川家康和寺庙当时的住持结为了师檀关系，就把这个寺院建立为自己的家庙。

德川幕府是日本历史上十分重要的统治时期，一开始，幕府为了加快统一的步伐，从政治经济和军事手段上，采取了各种削弱各地大名的政策。而且，德川幕府开始还提倡和朝鲜与中国的贸易往来。1633年，决定驱除以西班牙和葡萄牙人为主的欧洲人，主要是觉得天主教和基督教对自身的文化有威胁，从此渐渐地闭关锁国了，一直到1853年美国海军将军佩里进入东京湾，才结束了闭关锁国的状态。

德川家族的家庙——现在是增上寺了，进了院子，气氛很幽静，两侧的歌碑显示了历史的久远。潮湿的空气打湿了正在开放的几棵樱花树，花瓣纷纷落地，没有任何声音，我不禁感到了一丝禅意。每年，从一月到十二月，月月都有法会在这里举行。

家庙的主建筑很像我们一般寺庙的大殿，门板禁闭，里面好像有值日的僧侣在活动。旁边还有一座小的配室。围绕着增上寺边上，是很多石头雕刻的、模样完全相同的石头小人，大约高三十厘米，形成了很长的队列，这些石头小人的头上还戴着红色的毛线编织帽，在小石人前面，有的有供品，有的插着红色或者彩色的小风车，在风中刷刷地转动，声音忧郁而哀愁。我后来才知道，这些小石人，是那些引产或者流产、死婴的家庭，在这里供奉和捐助的，为的是向上天告慰消失的那个小小的生命。

增上寺的大殿后面，是一片公共墓地，黑色的墓碑林立。旁边还有一个很小的幕园，据说安放着重德川幕府家族的灵骨。

我看到，通往墓地道路旁边的几棵樱花树，开得特别丰盛灿烂，在微风吹拂下，落英阵阵，繁花似锦，却又美丽凄清。我和祝勇完全被墓地边上的樱花凋谢所震撼了，那一刻，我明白了，日本人为什么喜欢花期短暂的樱花——它就是璀璨放射生命光华的象征，生命，不在久远的平庸，而在刹那的闪耀。

这是我们在日本看到的第一片美丽的樱花，在这样一个洒满了阳光的早晨。

上野公园

在酒店的早餐是日式自助餐，酱汤、豆腐和各色小点心都很可口。

最早知道上野公园，还是在鲁迅先生的文章里，说到“上野的樱花又开了”等等，这使我确实对上野公园的樱花非常向往。每年的春天，上野公园就成了东京人主要的观赏樱花的地方，据说这里种植有一千多棵樱花树。

我们上午十点钟的样子，到达了上野公园，发现那里已经有很多游人了。这个季节正是一些大学生毕业的时候，很多穿着漂亮的和服的女孩子，脸上带着特别动人甜蜜的笑容，和穿着庄重的父母亲一起在穿越上野公园，向附近的东京大学、东京艺术大学、农业大学和医科大学等而去，成了我们眼睛中别样的风景。

上野公园的樱花果然漂亮，在公园里，几条路径的两边，都是已经怒放的樱花树，宛若粉色的云霞，那樱花开放的阵势，确实可以说是云蒸霞蔚了。我想起我的母校武汉大学的樱花大道来。当年日军攻克武汉之后，曾经把武汉大学古老校舍当作战地医院，为了安慰那些想家的伤病员，

于是在老校舍下面的一条大道两边，种植了樱花树，成了武汉有名的樱花大道，到现在已经有六十多年的历史。每年三月份，樱花大道游人如织，花团锦簇。所以，当我看到上野的樱花，不禁眼前时光重叠，母校的樱花和眼前的樱花，在记忆里和当下同时开放，我有些迷离了。

在眼前的樱花大道上漫步，我看见道路两边有一些画了方格的地方，放了不少黄色的布袋，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旁边还有人坐在那里。平田敦子小姐告诉我，那是人们晚上放垃圾用的，而那一个个坐在小马扎上的人，是为了其他同伴晚上来欣赏樱花，早早地来占座位的。到了晚上，就是在这棵棵樱花树下，三五成群的东京人，他们是朋友或者同事，家人或者亲友，一边赏花一边喝酒作乐的。一些东京人显然是把生活艺术化了。

我们细细地品赏了樱花，然后步行去公园里面的东京国立博物馆。主馆是东京博物馆，不很大，它的地位应该类似北京天安门广场东侧的国家博物馆。几个侧馆，一个是建于明治末年的表庆馆，是为了纪念当时的皇太子成婚的，现在里面陈设了很多西方国家送给日本皇室的礼物和珍宝。右首是东洋馆，陈设了东方各国，包括中国、印度、西亚、东南亚、埃及等各个国家的文物与艺术品遗存。

此外，还有一个平成馆，一般进行特别展览和日本考古遗存展，另外一个很小的展览馆是法隆寺宝物馆，这个展馆是奈良的法隆寺在1878年献给日本皇室的珍贵文物，大约有三百多件，主要是一些佛像、漆器、木器、金器、书法和织染等。

在博物馆本馆的二十四个展厅里，我仔细地观看日本出土的历史文物，多少有些失望。说实话，这个国立博物馆，和国内的一些省份的博物馆，比如陕西博物馆、河南博物馆、上海博物馆相比，都要逊色些，更别说和